

21 世纪年度报告文学选

2010
报告文学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21 世纪年度报告文学选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编选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10 报告文学/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选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0

(21 世纪年度报告文学选)

ISBN 978-7-02-008412-8

I. ①2… II. ①人… III. ①报告文学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55711 号

责任编辑:侯群雄 特邀编辑:李炳银

装帧设计:何 婷 责任校对:段志坚

责任印制:王景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413 千字 开本 880×1160 毫米 1/32 印张 16.875 插页 2

2011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

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6000

ISBN 978-7-02-008412-8

定价:30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出版说明

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,我社曾编辑出版过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报告文学等各种文学体裁的年选本,其后,这项工作一度中断。进入新的世纪,我社陆续恢复编辑出版短篇小说年选、中篇小说年选、散文年选,对当年我国中短篇小说及散文创作实绩进行梳理、总结,向读者集中推荐,取得了良好效果,也为新世纪的文学积累做出了贡献。

报告文学敏锐及时地把握时代脉搏,反映社会生活。根据文学界人士和读者的建议,同时与小说年选、散文年选形成系列,我社又恢复编辑出版报告文学年选,于次年元月出版;编选范围原则上为当年全国各报刊上发表的报告文学作品,入选篇目的排列以作品发表时间先后为序。

我们希望年度报告文学选能够反映当年报告文学的创作概况,使读者集中阅读欣赏当年最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。我们的努力是否达到了这样的效果,期望得到文学界和读者的批评和建议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目 录

“水鬼”的天下	朱晓军 (1)
西部招妻	马宏杰 (37)
最后的武斗罹难者墓群	杨继斌 (60)
寻找巴金的黛莉	赵 瑜 (72)
谁在养活中国	陈启文 (160)
索南的高原	李春雷 (196)
绝地反击	王敬东 (207)
茶油时代	李青松 (227)
闪着泪光的事业	蒋 巍 (279)
“叛徒”何曼	陈桂棣 春桃 京隆 (306)
仰视你,北大荒	贾宏图 (377)
梁庄	梁 鸿 (400)
异军突起互联网	徐江善 (485)

“水鬼”的天下

朱晓军

序

美国波士顿有一纪念碑，上面刻着德国新教牧师马丁·尼莫拉撰写的碑文：“当初他们（德国法西斯）杀共产党，我没有做声，因为我不是共产党；后来他们杀犹太人，我没有做声，因为我不是犹太人；再接下来他们杀天主教徒，我仍然保持沉默，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；最后，当他们开始对付我时，已经没有人给我讲话了……”

它震撼着每位读者的心灵，点在人性的软肋——以自私的方式保护自己，忘记人是一种群体性动物，是靠部落或社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。人类祖先要是进化到了现代这种自私地步，恐怕早就被野兽吃光了。马丁·尼莫拉让人顿悟：自己是多么的愚蠢，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，挥动锄头刨倒了自家的墙，居然浑然不知。

在汉字中，“人”字的一撇是靠捺支撑的。人与人，人与社会是互动的。

2300多年前，孟子说：“爱人者，人恒爱之；敬人者，人恒敬之。”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你要想他人怎么对待你，你就要怎么对待

他人。“文革”前，社会上流行过这样一句话：“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。”上世纪80年代，流行过一首歌曲：“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，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。”20年过去，世界还没变成美好的人间，我想并不是人人不想有美好的人间，而是我们都等待着“人人都献出一点爱”，却没意识到“人人”也应包括自己。

真理是浅显的、质朴的。可是，我们和真理之间隔着一道难以逾越的沟壑——自私。这是一道无论金钱还是权力都填不满的沟壑。它让无数的人孤独地站立在孤礁……

有一位被人称之为“水鬼”的不识字的渔民，他的心灵没有纯净得除了自我还是自我，没有除了钞票之外什么都不认识，也没有像马丁·尼莫拉悔恨的那样，面对他人的危难麻木不仁、冷漠无情。他在惊涛骇浪面前忘却了自己的生死，忘却自家的得失，而去救助那些海上遇难者。29年来，他拯救了309条生命、无数条船只。他温暖、感动和影响了一片海域，被渔民称之为“海上110”和“海上保护神”。

当才华横溢、精明强干的人站立在自己的孤礁等白少年头，终不见幸运船只驶来时，不识字的“水鬼”却成功地登陆了“诺曼底”。他超越了渔民的价值，博得百姓尊重和拥戴，被选为省人大代表，成为共和国的道德楷模；他登上了国庆60周年的观礼台，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观看阅兵式……

他用自己的人生告诉我们：放下沉重包袱，你才能称出自己的斤两；走出狭隘自私的礁石，才知道自己能有多大价值和人为何活着。

1

2000年12月28日，浙江省温岭市石塘镇的夜色覆盖了那阴沉沉的天空，大浪拍击码头的声音在山岙回响，像愤懑的官员没完

没了地训着话，南、北、西三面的山低眉顺眼，唯唯诺诺。渔家对此已司空见惯，不去理会，灯照常亮了，没早几分，也没迟几秒。

南山距码头仅有一条四五米宽的道，陡坡兀立一排三层的石头房子，西数第三家住着“水鬼”郭文标。一层集客厅、餐厅、厨房为一体。此外，还有库房的功能：墙上挂着救生衣，靠窗的桌子上扔着刚脱下来的湿淋淋的潜水衣，桌子下边放着氧气泵和小型柴油机油机。在房子的中间，横有一像客轮式的狭窄楼梯蜿蜒而上。二层是夫妻俩的卧室，三层是儿子的房间。那是空巢，八岁的儿子在几十里外的温岭市读小学，借住在教师的家里。

灯光下的家洋溢着温馨，“水鬼”刚潜水回来，妻子庄文华的几碟几碗都上了桌，盛的装的几乎全是海鲜。渔家会吃海鲜，也爱吃海鲜，百吃不厌。几年前，“水鬼”的小舅子去了一趟北京，在那儿好几天没吃到海鲜，最后馋得打的跑了几十公里，结果填进一肚子失望，这东西也能叫海鲜？从此，他再也不想离开石塘了。

夫妻俩坐下来，边吃边聊，“水鬼”有点儿累，听得多说得少。潜水是件非常消耗体力的活，他有时累得回家都懒得说话，用摇头和点头来答复妻子和儿子。

饭还没吃几口，餐桌上的手机就不识时务地响了。他抓起手机，迅捷按下接听键：“文标啊，快来救我们，船触礁了……在小门口……”惶恐而带着哭腔的女人声音伴着浪声奔涌而出。

她是本村的妇女，叫郭春娥。

“快，快，把我的潜水衣拿来。”他丢下筷子，一跃而起，对她说。

“浪这么大，出什么事了？”她急忙递过他的潜水衣，紧张地问。

“没什么事，没什么事，我去看看，去看看。”

这是他搪塞她的口头禅，已经说十来年了。

他旋风似的跑下去，变成一个黑影，消失了。接着，扑通一声跳水声，机动船哒哒地响起来，船上的探照灯刺破夜空，向北而去。

生死一瞬，触礁的船在几十秒钟，甚至几秒钟就能沉没。渔民的生死仅隔一层船板，船沉了，命就快没了。他不顾一切地往出事地点小门口赶。他驾驶的是一条木头船，船的前三分之二是甲板，后部是简陋得仅能站一人的驾驶舱。船头在波浪中忽高忽低，忽起忽伏；灯光时而海面，时而半空。风急浪大，几个浪就把船打出三四百米，四五分钟船就到了小门口。他又打开一盏探照灯，一边驾船，一边全神贯注地在海面搜寻。眼前除了海水海浪，什么也没有，既不见船只，也不见落水的人，连漂流物都没看见。没有漂流物则意味船没沉。那么，船在哪呢？难道郭春娥报错了地点？

突然，他觉到草鞋礁上影影绰绰，像是有人。他急忙调转船头，驶了过去。草鞋礁渐渐近了，人影也渐渐清晰了，不是一个两个，而是一小群。草鞋礁距岸边一二百米，像一只漂不走的草鞋，被群礁遗弃在丈余之外。他们是怎么跑这上边的呢？

郭春娥和几位妇女下午去停泊在另一码头的渔船送渔网，顺便带上了几个孩子。回来时，天黑了，潮涨了，浪也大了，海上能见度很低，她不放心地对年过半百的船老大说：“阿公啊，这附近有暗礁，你开船可得小心啊。”

船上只有两个小伙子，剩下全是妇女儿童，他们都不会游泳，万一触了礁，沉了船，那还不得全军覆没？

她的话可能戳痛了船老大的自尊心，他不快地拍着胸脯说：“我开了一辈子船，还不知道哪儿有暗礁，哪儿有险滩？我就闭着眼睛也能把船开回渔港。”不知是他真就闭上了眼睛，还是他的话触怒了海，话音刚落，船就跳了起来。船上的人惊叫着东倒西倒，有的差点儿滚落海里。船触礁了，搁浅了，动不得了，船老大汗下

来了，傻了。大家朝船下看看，还好船头下面有一块两三张桌子大小的礁石，他们连滚带爬地下了船，站在了礁石上。船轻了，随着浪退回海里。可是，船底被戳个孔，船舱进水了。船老大慌了，把郭春娥他们 11 个人扔在草鞋礁上，自己驾船跑了。

他们恹恹不已地站在时而露出水面、时而被海水覆盖的礁石上，望着茫茫海面，不见一只船，心凉了。突然，大浪涌来，随着一声惊叫，郭春娥的儿子被卷进海里。当她和其他人不知所措时，又一个浪打过来，把她儿子送回礁石上。她儿子吓得哭了，其他孩子也哭了，孩子的哭声针尖似的刺在母亲们的心上。她突然想起外甥有个手机，急忙要过来打电话呼救。

天彻底黑了，礁石被吞食了，冰寒刺骨的海水贪婪地顺着裤脚往上爬。浪越来越大，脚下的礁石犹如一只游动的海龟，让人站不稳了。他们手挽着手，等待着救援。海水没过他们的膝盖，再有大浪打来，他们恐怕就会被卷入海里。有的女人哭了，有的惊慌地喊着，有的祈祷上帝保佑，有的祈求老天搭救，有的绝望地闭上眼睛……

命悬一线之际，突然海上出现两道灯光，一艘渔船哒哒哒疾驶过来，他们见到了救星，高声呼救。

郭文标看一下就犯愁了，船若是靠过去，人就会被船头推下礁石，掉到海里；船不靠过去，人就救不到船上。他看了看草鞋礁与群礁之间的距离，灵机一动地将船驶了过去。船到他们身边了，船底却被礁石戳破了，前舱进水了。“快上船，快点儿，站到后边去！”他焦急地喊道，把他们拽上了船。别人家的渔船舱与舱之间有个小洞，水可以前后流淌；他的船舱与舱之间是密封的，前舱的水流不到后舱。人都站到了船尾，船头翘起来了，船舱进水的速度就慢了。

他开足马力驶向码头。船在疾驶，水在涌进，船舱的水越来越多，船越走越沉……

他走了，她坐立不安地站在家门外，望着那夜色沉沉的大海，心也沉沉的。她知道草鞋礁的位置，知道他来回不需要多少时间。她等待着船返回时的灯光，等待着哒哒哒的船声。时间是势利的，当用等待去埋单时，它就变得特别的吝啬，把每一分一秒都变得漫长。

他对他的水性和能力深信不疑，在海上救助，别说石塘镇，就是整个浙东沿海也没几个人可跟他比。

他生于渔家，长于大海。他家过去住在直面大海的山腰，他出生后的第一次放眼远眺，看见的就是大海。他家祖祖辈辈都是渔民。渔民是海上的游牧部落、波涛中的吉卜赛人，他太爷爷追逐鱼群，从福建到了温岭。大海不仅使他们家族繁衍和生息，也在家族记忆深处留有伤悲。

他家里孩子多，他上有两个哥哥，下有一个妹妹。父母管不过来，再说也不想管，穷人家的孩子能自己照顾自己，不金贵，命大。他四五岁就跟小伙伴在海边瞎扑通，七八岁时就能捞些小鱼小虾，拿回家给母亲做菜泡饭吃。

他家住的是石头垒的房子，打台风时房子随之晃动，摇摇欲坠，一家人吓得抱成一团，房子却没倒。他老爸在渔业社打鱼，打的鱼都是集体财产。他们家吃的是做鱼饵剩下的鱼头、鱼尾和做鱼饵用过的鱼肉。那鱼肉丢进海里诱鱼了，鱼没有吃，渔民就把海水泡过的鱼肉捞上来，洗一洗，拿回家里吃。他们家有时穷得没钱买米，有一次，老爸一狠心把房子上的一根檩子抽了下来，卖钱买米了。

在十多岁前，他只有一身帆布衣服，连背心短裤都没有。下水游泳时，小伙伴都光着屁股，他感到难为情，就把裤腿缩起来当泳

裤。帆布下水后又硬又沉,加上泥沙流进裤子出不去,就像挂个沙袋似的,越游越沉,他总是追不上小伙伴。后来,二姨夫送他两条裤衩,他欣喜地穿上裤衩跳进了海里,突然发现自己在水里轻松灵活得像条鱼儿,小伙伴怎么也追不上他了。

大海不仅是他的玩伴,他的教练,也是他家的柴禾垛。他家是渔民户口,没有地种,也没有柴分。家里买不起柴,米又不能生吃,他七八岁时就下海捞柴禾。在海里捞柴禾不仅要有胆量,还要有很好的水性。港湾像只畚斗,风平浪静或刮北风时什么东西也漂不进来,只有刮南风时才有柴禾漂进来,且风越大,漂来的柴火越多。打台风是他和小伙伴最兴奋的事情。柴捞得大、捞得多,不仅家有柴烧,自己在小伙伴中也有面子。大海将孩子变得坚强勇敢,有的伙伴被狂风巨浪卷走,而且送还一具尸体,再打台风时,其他孩子仍然毫不犹豫地跳进海里去捞柴。

大海不仅给了他强壮体魄和过人胆识,还有卓拔的水性。他可以不吃不喝在海里漂游一天一晚;他一个猛子扎入水下20米,5分钟不换气;他能扛着一百多斤的铁锚,在水下行走;他可以在巨浪中穿行,不被卷走。不仅如此,他还对附近海域的暗礁险滩、大小岛屿了如指掌,只要有人报出经度和纬度,他立即就能说出方位……

俗话说:“淹死会水的,打死犟嘴的。”有多少勇士经历过暴风骤雨、惊涛骇浪,最终却被大海收了去?在海的面前,人是很弱小的,稍一疏忽就会丢掉性命。

对渔家来说,海难是最大的不幸。一年,台风把一条渔船打翻了,八个渔民全部遇难。噩耗传来,整个村子陷入了悲痛,女人那痛不欲生的哀号在渔港码头、村里村外游荡着,拽得心一个劲儿往下坠。渔家全靠男人养家糊口,男人死了,家就塌了,年轻的女人只有改嫁,改嫁不了的女人像失去伴的孤雁在愁云惨雾中熬完人生。

10 分钟过去了,11 分钟过去了,12 分钟过去了……他的船影还不见。浪越来越大了,浪好像拍在她的心头,心像船只似的搁浅了,悬在礁石上,她感到有点儿喘不上气来。他会不会出事?不敢再往下想,按捺不住地拨通他的电话。

“你到哪了?没事吧?”她焦急地问道。

他没说话就挂断了。他清楚她的感受,知道这一分一秒是怎么熬过来的;他不是作家——先给她留下一个悬念,再给她一个惊喜和快感。他是紧张得两腿发抖,已说不出话来。

他接了电话,说明他还没事,刚长长舒一口气,心又被悬了起来,他为什么不说话?忙着救人,还是遇到了险情?她使劲望着眼前那什么也看不见的大海,侧耳谛听那听不见的船声。她感到压抑,感到有点儿窒息。心犹困兽似的挣扎着,却突不了重围……

突然,远处出现跳动的渔火,哒哒哒的船声紧跟过来。她的心突然像退潮的海,平静了。

船靠上了码头,前舱已经进了大半舱的水,再多那么一两分钟时间,船就很可能沉下去了。

陡然响起哭声喊声和吆喝声,码头上乱成一团。云集在码头上的人一拥而上,伸出双臂把从死亡线上归来的亲人紧紧地抱在怀里。

一个人的生命不完全属于自己,还属于他的家人、他的亲戚、他的朋友、他的邻人,即一切跟他有关系的人,甚至于他的债主。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救的不仅仅是 11 个人,还有他们的家庭。

3

假如说,退潮的海是温柔的女孩,涨潮的海就是泼妇,那么狂风巨澜下的海就是海盗、魔鬼,甚至是死神达纳托斯。

跟海最亲密、最了解海的人是渔民。他们对海是敬畏的,从不

妄自尊大。他们知道自己在大海的面前多么弱小，弱小得要祈求神灵保佑。他们不仅供奉观音、上帝、夏禹王，还供奉海神——妈祖娘娘、如意娘娘……据说，如意娘娘是象山石浦镇的渔家少女，她的父兄在海上不幸遇难，痛不欲生，跳海自尽。渔民在她跳海的地方捞起一段圆木，雕刻成像，供奉庙里。50多年前，当石浦镇的487名百姓被国民党军队劫往台湾岛时，渔民没忘记请走自己的保护神——如意娘娘。如今，如意娘娘的信俗已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可是，不论渔民信奉什么神灵，怎么信奉，海难都没有绝迹，每座渔村都有几户、十几户，甚至几十户渔家没了丈夫或儿子；每次台风过后，难免有渔民留下孤儿寡母，命丧于大海。

在12岁那年，他亲眼目睹了海的残酷。天有不测风云，那天，突然狂风大作，海浪拍天，海上的渔民拼命地把船划进渔港。他和老爸惊惧地伫立山上凝望那些逃命的渔船。突然，一条大船在进港后翻掉，几秒钟就沉没了，漂起来的桅杆上出现六七顶白色塑料安全帽。那是头戴安全帽的渔民，他们抱着桅杆，顺流而下，惊恐而凄绝地叫喊着：“救命啊，救命！”

喊声若利刃穿心，他一把抓住老爸的手：“爸爸，救救他们，快救救他们！”

老爸呆望着桅杆，哀怜地摇摇头。

“没有办法救他们吗？”他满眼噙着泪水，嘶哑喊道。

“没办法啊！”老爸摸着他的头，黯然神伤地说。

救助一靠人，二靠设备，各占一半。渔船都是木船，抗风浪能力很低；他年纪小，老爸不会水。他和老爸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那几顶白色安全帽淡出视野，听着凄绝呼救声被大海吞没。他不知道随着那白点的消失，有多少个孩子失去父亲，多少个孩子失去兄长。

这悲惨的一幕像铁画似的烙进他的心灵，永不磨灭。

“我一定要掌握救人的本领，长大好去救人！”他坚定不移地说。

这个淘气顽皮的、只知道抓鱼摸虾捞柴禾的孩子突然长大了，有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目标；他苦练水性，不论酷暑严寒，还是风大浪急都泡在海里，常常深更半夜不回家，气得母亲手持电筒到海边吆唤：“文标啊，你这个小乌龟，还不回家睡觉啊？”

13岁，他小试牛刀，在海里救了一位六十来岁的老渔民。当时，渔港还没有建起来，刮南风时，渔民怕浪打坏渔船，把船拖上沙滩。在拖船时，一位不会水的老渔民被浪卷进了海里，正在划小舢板的他看见了，一个猛子扎下去，把老渔民托了起来，拖到岸上。

老渔民的老伴送来八斤长寿面，千恩万谢地对他老爸说：“多亏你家儿子救了我家老头儿，要不然他没命了。”石塘渔民认为，你要是在海里遇难，这就意味着寿数到了。别人把你救上来，那就等于他把自己的寿数给了你，所以你要给他送去几斤长寿面，让他补补寿数。

那天，老爸把他叫到身边，看了看这个仅有1.4米多点的儿子，欣慰地说：“文标，你长大了，能救人了。别忘了，咱家祖祖辈辈都是渔民。渔民下海救人是天经地义的，这是你爷爷说的。”接着，老爸又放心不下地叮嘱一句，“不过，你救人时可要小心哪！”

这是他长那么大头一次得到乡亲的奖赏。他特别顽皮，有时在海里泡一天，晚上回家时将海下的淤泥涂在脑袋和身上，然后冷不丁地从黑暗中钻出来；把邻居吓得魂飞魄散，鬼哭狼嚎。邻居气急败坏地骂他：“你这孩子太缺少家教了，你爹妈再不管你的话，将来就得成为垃圾！”

从此，他再获得一个“爱称”——“泥鬼”。在渔民的眼里，凡是鬼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这“爱称”流传很快，没几天他的名字就

被“泥鬼”所代替。他也习惯了，偶尔有人喊一声“文标”，他往往会愣一下，不敢确定人家是否在叫自己。

十六七岁时，他已水性过人，寒冬腊月，风雪交加时，他能在海里畅游好几个小时，六七米的大浪都不能把他卷走，他已练就浪里穿过去的过硬功夫。

打台风时，有人说：“泥鬼啊，我的渔船锚绳快断了，你敢不敢下海帮我接一下？”

“没事儿，小事一桩！”他说完纵身跳入海里，不一会儿接牢了。

“泥鬼啊，帮帮忙，我的船让礁石戳了个孔，你能不能帮我堵上？”

“能啊。”他又跳下水，钻到船底下把漏洞堵上了。

下雪的冬日，一条机动船的螺旋桨被渔网缠住，不能动了。风浪很大，故障再不排除，船就会被浪掀翻。众人束手无策时，一位渔民突然想起了他。他手持利刃跳下海，像海豚似的潜到船底，愣是把缠绕物割断了。

他在接近零度的海水里干了一个来小时，爬上船来时有人说：“欸，泥鬼，赶紧把衣服穿上，喝几口酒，驱驱寒，可别落下病。”

“没事儿，不冷。我的身子像烧红的铁似的，还冒着烟呢！”他得意地说。

村里有人说：“这小子像水鬼似的，深更半夜都敢在海里泡着，什么都不怕。”

还有人说：“村里好几个像他那么大的孩子都淹死了，这小子整天泡在海水里却淹不死，看来鬼都不稀罕要他。”

于是，他又多了两个绰号：“水鬼”和“鬼不要”，他的三个绰号都没离开“鬼”。

渐渐“水鬼”取代“泥鬼”，成为他的“大号”。有的人不知道他姓什么，叫什么名字，只知道他叫“水鬼”。

18岁,9月的一个凌晨,天刚刚有点要亮的意思,公鸡还在梦中。

“咣咣咣。”他家的房门被拍得山响,鸡被惊醒,惶恐地叫起来。

“郭显福啊,郭显福。”门响一阵后,传来叫门声。

睡得迷迷糊糊的老爸爬起来打开门,一位边防派出所的警察急切地说:“渔港外边三四百米处,有条船沉了。你能不能开船把人救回来?”

一艘福建的运煤船在驶往石塘时,突然西北风大作,大雨如注。无风三尺浪的大海激奋了,欢腾了,一浪高过一浪,转眼之间就浪高七八米。船行驶礁石附近时,倏地一道刺眼的闪电划开黑黑的夜幕,驾船的船老大的眼睛突然什么也看不见了。船猛烈抖动一下,搁浅了。船老大急忙倒车,船退回去了,海水涌进船舱,船漏了。在距渔港三四百米处沉了下去。九位渔民爬到桅杆上,疾呼救命。悲凉喊声传到岸上,惊醒渔家,报告给了边防派出所。

“我不会水,我去叫我儿子,他会水……”他老爸说着跑到楼上。

“文标,醒醒,快醒醒!”老爸唤道。

“干吗呀,天还没亮呢,这么早叫我干什么?”他睡眼惺忪地说。

“孩子,有条船沉了……”

“什么,船沉了?”还没等老爸说完,他扑棱一下起来了,穿着裤衩向码头跑去,扑通跳进海里,游到船上,快速赶到出事地点,把爬在桅杆上的九名渔民全部接到船上。

救了九个人,他开心极了,开着船回到码头。他开的船是一条